

# 离开喀布尔 的日子



(美) 阿历克斯·布伦森 著 吾诺 译

**THE FAITHFUL SPY**

自作主张的情报局官僚  
漂亮的女同事  
一个在路上的英雄不断受到怀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离开喀布尔  
的日子



THE FAITHFUL SPY

(美) 亚历克斯·布伦森 著 吾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开喀布尔的日子 / (美) 布伦森著; 吾诺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225-728-3

I. 离… II. ①布…②吾…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2930 号

---

**THE FAITHFUL SPY**

By Alex Berenson

Copyright © 2006 By Alex Berenson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Random House, New Yor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9997


---

**离开喀布尔的日子**

(美) 阿历克斯·布伦森 著; 吾诺 译

责任编辑: 陶学钢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设计 · 邱特聪 [yp2010@yahoo.cn]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mailto: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本: 890 × 1230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一版 200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28-3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本书主要人物介绍

### 约翰·威尔斯/贾拉尔

本书主人公,年轻时奉中情局之命,也由于自己四分之一的穆斯林血脉,作为间谍打入基地组织。后被基地恐怖分子利用派遣回美国执行恐怖活动。一直身处尴尬之中:既得不到中情局官方的理解和尊重,同时又被恐怖分子当做棋子般利用。是这场恐怖战争中的客观受害人。他是个牺牲掉自身幸福的平民,也是个时代需要的英雄。

### 詹妮弗·爱丝莉

作为男主角上司和知交的反恐指挥部的情报分析家。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深爱着威尔斯,却苦于双方的身份和职业因素一直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爱意。

### 艾力斯·沙弗

有着天才般头脑的反恐指挥部的助理理事,曾在“九一一”之前预见基地组织将在美国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后因过于出风头而从中情局调到反恐指挥部,爱丝莉的上司。

### **奥玛尔·卡德日**

本书中与主人公正面交锋的恐怖分子。策划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轰炸袭击事件。喜欢哲学、强力意志，行事果断、决绝。在书中不断计划对美国实施生化袭击。

### **法鲁克·坎**

物理学家，这个嗜食的男人为基地组织研究和组建了放射性炸弹——脏弹，后被捕，关入迪戈加西亚岛的囚室。成为剧情发展中的一个转折。

献给1-5空军战斗队及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提供英勇服务的美国武装力量的其他男女们——并向为查找真相而捐躯的法克赫·海德尔致敬。

上帝站在大炮最好的一边。

——拿破仑

目 录



- 1 序 幕
- 25 第一部 回家的国王
- 145 第二部 信仰者
- 367 尾 声
- 373 鸣 谢



# 序 幕

二〇〇一年秋天 阿富汗，喀布尔北部，萨马里平原

约翰·威尔斯将他的头仰斜地望向天空，搜寻着缓缓盘旋于黑暗上空的两架 F-15 战斗机。就算是在白天，美国的喷气式飞机也难以辨认。现在，随着太阳隐没于山岭后，它们几乎全都看不见了。威尔斯只盼飞行员也没有看到他，因为机翼上的炸弹会马上让他和他的人马消失。

威尔斯心想，从那些喷气式飞机的驾驶舱里望下来，战争就像是一个电子游戏。小小的灰色人影不时沉默无声地慢慢穿过电脑屏幕，随后投下的炸弹爆炸，形成白色的烟尘。地上的现实是血肉横飞的人取代了像素。威尔斯的思绪飞到了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的清晨，他的父亲，一位外科医生，西蒙大拿最好的“手术刀”，在手术室做了一夜手术后，走向厨房，在水槽里强迫性地洗手。

“发生了什么事，爸爸？”那天早上威尔斯问，“手术进行得不顺利吗？”

那年他十岁，年纪大到足够知道他不该去问这些问题，但是好奇心战胜了他。赫伯特关掉水龙头，抹干他的手，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用他那疲倦的蓝眼睛注视着威尔斯。威尔斯正准备为他越界的问话道歉，他的父亲最后说话了，答案却出乎威尔斯的意料。

“凡事取决于你站在机关枪的哪一边。”赫伯特说。他啜了一口咖啡，似乎在通过向他的儿子挑衅来把他自己逼得更紧。那个时候威尔斯不明白其意，现在他明白了。更真实的话从来没有被说出。两年后，他心想父亲是否想过儿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赫伯特过世后他才开始走自己的路，如果他的父亲对那件事有任何想法，他会保守秘密。

“你已经博得了成为外科医生的热烈掌声，约翰。”威尔斯上大学

的时候，有一次，赫伯特这样对他说，然而未及威尔斯作出反应，赫伯特就岔开了话题。他的父亲一直对他说他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世界没有懦怯者的容身之地。威尔斯认为自己很好地记住了这个教训。杀手不是医生，他的目标是制造外科医生也无力回天的伤口。然而有时候，他想赫伯特应该理解像他这样的人的要求。无论如何，但愿如此吧。

威尔斯放弃了寻找飞机，但让他的眼睛保持着仰望的姿势。在这块没有电的土地上，星星和月亮以一种他渐渐爱上的光亮闪烁着。他不出声地念着他记得的星座的名字，直到一阵夹带着尘土的旋风弥漫了他的眼睛，才使他的注意力转到了地上。

艾哈迈德，他的副官，走过火堆，站在他身旁。“冷。”艾哈迈德平静地用阿拉伯语说。

“Nam。”是的。

风一日比一日恶劣，冰冷的小风从北方席卷而来，预示着一个更寒冷的冬天的来临。

当晚阵风特别猛烈，从威尔斯和艾哈迈德刚刚生起的火堆上卷起灰尘，嘲笑着他们想取暖的努力。威尔斯紧紧地抓住披在护肩上的毯子，走近簇拥在更小的一堆火边的男人中。他当然想要更大的火焰，但他不能冒险引起直升飞机的注意。

“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冬天。”

“是的。”威尔斯答道。

“也有可能是一个短暂的冬天。”一丝阴郁的笑容浮现在艾哈迈德的脸上，“也许春天还未到我们已然在天堂了。”

“也许酋长会让我们去度假？”威尔斯说，他纵容自己开了一个罕见的玩笑，“或者让我们到麦加朝圣。”到麦加朝圣是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在一生中都至少想去一次的。

一谈到麦加朝圣，冷笑就从艾哈迈德的脸上消失了。“但凭天意，贾拉尔。”他虔诚地说。但凭上帝的意志。

“但凭天意。”威尔斯说。塔利班和基地游击队称他为贾拉尔。他前几年获得了这个名字，那时他刚成为位于坎大哈附近的基地组织训练营毕业的第一位西方人。不到十二个人知道他的真名。其他人叫他阿美利基，意为美国人，但很少有人当面这样叫他。许多更年轻的新兵事实上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是美国人。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呢？威尔斯自问。经过在阿富汗和车臣的圣战，他说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普什图语。他的胡子长得如此之长，他的手上长满了老茧。他几乎像当地人一样骑马，外人可不能像真正的阿富汗人一样骑马，而且他玩“马背叨羊”，这是他们喜欢的粗暴的马球游戏，像他们一样硬碰硬。他和他们一样祈祷。他已证明和这些人一样，属于这里。

威尔斯大概也希望如此。本·拉登和其他老资格的基地领导人怎么看他，他无从知道。他以前不相信他能够在这里。而现在他的国家正和他们作战。除了为他们献身，他不想真的证明他自己，而他并没有计划献身。

威尔斯再次打了个冷战，这一次是从内心而发。够了，别再放马后炮了。他看了看手下的六个人，他们用力地抱着肩上的AK枪，在黑暗中平静地交谈着。这六个人当中，三位是阿富汗人，另三位是阿拉伯人；战争的压力将塔利班和基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拉得更近。一般而言，他们爱饶舌，大声喧哗，是天生的讲故事能手。不过威尔斯在

执行任务时，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不过他的手下都尊敬他。他们颇为友好，善打硬仗，能迅速且毫无疑问地执行他的命令。指挥官对他们不能要求更多了。今晚他们碰到的事实在太倒霉了，甚至比倒霉更糟糕，但还不至于受不了。

在南边天空，一道闪电照亮了夜空。随后又是一道闪电，再一道。

“他们又开始了。”艾哈迈德说。美国人在轰炸阿富汗的首都，距离这里南部三十公里的喀布尔。迄今为止，他们没有理睬萨马里平原，这是塔利班和北方联军——自从“九一一”后反叛的阿富汗军队成了美国人新的最好的朋友——对峙的喀布尔北部的平坦地区。

威尔斯和手下在一个无名的小村庄扎营，在俯瞰平原的山脊上，这个小村庄事实上只有一些小屋。他们被西北走向的山岭保护，他们骑马进村而不是驾驶塔利班偏爱的丰田牌小型货运车。在这里，没有人会打扰他们，他们可以轻易地观察下面的平原。威尔斯还有一个选择此地扎营的理由，这个理由他没对手下的人说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邻近的北方村庄会有一支美国特种部队的小分队。

“今晚会更艰苦。”艾哈迈德说。闪电不断地亮起。

“Nam.”是的。经过一个月与假想敌的作战，美国开始对喀布尔开战。这对塔利班是个坏消息，因为它在北方的防御的瓦解，已经使之受到重重打击。在受到美国人几天的轰炸后，按照推测，那些难于渗透的城市已经陷落。

但是今晚塔利班要给北方联军一个惊喜。威尔斯看着南方，那儿有条从于喀布尔延伸到平原上的车辙路。他们就在那儿。前灯亮起，流向北方。紧密护送的十二辆汽车，过了一阵，又是十二辆汽车。这些是在底座上装备有点五零口径机关枪的小型货运汽车。五吨重的军队运输卡车每部装载有二十名士兵。月亮高悬在天空中，前灯不断地

出现。十二盏车头前灯，又是十二盏车头前灯。塔利班的军队正集结起来对北方联军的前线发动袭击。

到达前线的时候，卡车熄了灯。威尔斯拿出他的夜视的双倍望远镜细察下面的山谷，这是他唯一的奢侈品，是他在车臣时从一个不走运的俄罗斯少校身上抢过来的。成百部的卡车已经集结在此。总共也许有三千名士兵，包括阿富汗人和阿拉伯人。在这里将要保卫喀布尔，阻止那些想要让妇女在公共场合露出面孔的异教徒。如果塔利班能够突破北方联军的前线，他们就有可能收复他们失去的大部分土地。威尔斯的小组被派来寻找联军已经知道的这次攻击的信号。迄今为止，他没有看到任何防御准备。

威尔斯将双倍望远镜交给艾哈迈德：“那么，这是真的了？”

“是的。我们今晚进攻。”

“我们能赢吗？”

如果一个月前，艾哈迈德的疑问会是不可想象的。美国的轰炸对塔利班信心的摧毁较威尔斯所能想象的更为严重。

“当然，”他说，“但凭天意。”说真的，威尔斯佩服这个计划的大胆。塔利班情愿和敌人作战而不愿躲在掩体里等死。然而，这些集结起来的塔利班士兵将会是头上的直升机很合适的目标。为了取得成功，塔利班部队需要迅速地穿过北方联军的前线。随后塔利班和联军士兵才能展开肉搏。在同时不破坏盟军和敌人的情况下，美国人应该不可能轰炸。

下面的塔利班军队分散成以连为规模的小队，准备向前进。

他们永远不可能得到机会。

当装满士兵的最后一辆卡车到达前线的时候，炸弹开始落下来。爆炸撕碎了夜晚的寂静，在威尔斯下面的平原上，迸发出红红白白的

光芒，像是乱七八糟的烟花。猛烈的爆裂声和又长又沉重的砰然响声交替出现，连续三四声后紧接着的是漫长的暂停。他们的火力撼动了威尔斯和他手下站立的地方，一个爆炸伴随着一个巨大的火球，照亮了夜空。

“那一定是一辆弹药车被炸了。”威尔斯半是对自己，半是对艾哈迈德说。

密集的火力进攻似乎持续了四个小时，但战斗结束时，威尔斯看了看手表，发现时间只过去了三十分钟。他拿起双倍望远镜察看下面的平原。火舌舔食着已经毁坏的小型运货汽车和五吨卡车的车体。人们四散地倒在坚硬的地面上。美国人已经等了很久，塔利班中了圈套。这意味着美国特种部队隐藏在附近，指挥了这轮打击。正如威尔斯希望的。

他的手下现在沉默不语，被他们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在下面，塔利班试图再集结，但现在北方联军用机关枪和迫击炮进行开火。而第二波的攻击无疑又来了。无须惊讶，塔利班没有任何机会。

威尔斯放低双倍望远镜。“让我们走。”他说。

“回去吗？”艾哈迈德说。

威尔斯摇摇头，越过层层山峦指着北方！“美国人已经到了那儿准备轰炸。”艾哈迈德看来很惊奇，但他什么话也没说。威尔斯向来是对的，作为指挥官，他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做他喜欢做的事。

他们给马装上鞍，在夜色中驰向北方。和阿富汗北方壮观的山脉不同，萨马里山是一座低矮不平、布满碎石和泥土的小山。他们由最好的骑手哈米德带领，排成一队，平稳前进。在他们下边，炸弹又再次投了下来。有几盏车头前灯向南朝喀布尔移动，塔利班的攻击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

“走慢一点。”当他的中队行至接近他们露营地北方小山的山顶时，威尔斯说。他相信美国军队已经挑选了一个和他的选择类似的位置。威尔斯和他的手下爬上了山，停了下来。在他们前面，地面向下倾斜，又再升起。威尔斯透过双倍望远镜察看。他们在那儿，六个人站在灰泥造的简陋小屋丛中，向下窥视塔利班的前线。他们可能是村里人，被轰炸惊醒了……但他们不是。他们是美国人。证据是隐藏在小屋后面的小型运货汽车。

这卡车意味着特种部队的人可能有 SAW 枪——一种轻型机关枪——或者，可能是点五零口径的，比他手下人携带的武器更为大型。这可能让威尔斯和他的队伍吃了一惊。威尔斯挥手命令手下前进，警告他们要安静。他们现在很兴奋，兴奋有了机会袭击美国人。而威尔斯，尽管耻于承认这一点，却也同样感到兴奋。

#### 大西洋，美国军舰史塔克号

军舰的劈波斩浪很顺利，但当直升飞机着陆的时候，詹妮弗·爱丝莉感到胃部一紧，她踏上史塔克号的灰色金属甲板，这艘军舰东距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五十海里。这当然是在国际水域上，所以它装载的珍贵货物不在美国法庭的管辖之内。

史塔克是一艘老式海军两栖攻击舰，现在则成了一间禁闭室，一座浮动的监狱。今天这艘船上只关了一名囚犯，蒂姆·凯弗，又名穆罕默德·法赛尔，他是一位二十二岁的美国人，在阿富汗北部靠近马扎里沙里夫因为为塔利班作战而被抓。为塔利班作战对抗美国。爱丝莉一直试图在脑海中考虑这个问题。

另一位美国塔利班约翰·沃克尔·林德被抓的消息，曾在世界范围内报道过。但凯弗的禁闭显得相当平静。布什总统签署一份命令直



布凯弗为一位“敌人的战士”，并暂时剥夺了他的权利，包括接受美国法庭的审判。现在，凯弗几乎是禁锢在一个漂浮的钢铁造的监狱里，一个不适用美国法律的地方。爱丝莉不确定她喜欢这种裁决，但也许现在不是担忧类似《权利法案》<sup>①</sup>这样的小事情的时候。船在她脚下打旋儿，她发现自己在光滑的金属甲板上没有立足之地，不禁大叫起来。她的向导，一位友好的年轻海军少尉，伸出一只手扶住她。

“你还好吧，爱丝莉小姐。”

“很好。”

他带她走出甲板，向下走向一条敞亮的走廊。“穆罕默德在医院里，”少尉说，“我们试图小心翼翼，但他还是发生了意外。他的头重重地撞在门上，嘘——”他记起他是在和一个女人谈话，突然停止发言。她明白了“诸如此类的事”。

多么有预见性，她想。只要他们不杀他就好。

“我猜这里的人恨不得将他丢到海里去。”

“我们会抽签来决定机会，”他开朗地说，“我们到了。”

爱丝莉向凯弗房外站岗的两个水手出示了她的中情局身份证明和海军特别通行证。他们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一下，然后向她敬了个礼。海军少尉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薄薄的金属钥匙，将它捅进门上笨重的锁里。他慢慢地推开门，随后她走进了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

“时间由你掌握，小姐，”海军少尉在她身后关上了门，说，“穆罕默德哪儿也去不了。”

凯弗躺在一张狭窄的医用帆布床上，手和脚都被铐在床架上，手臂上正在进行静脉注射。他的胡子被随便地剃过，他的头发被齐根地

---

<sup>①</sup> 原文为 Bill of Rights，即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